

香港書評家

香港書評家協會理事會 (2014-2018)

名譽會長：張詩劍 蔡麗雙

榮譽會長：賴榮春 于迅 王世逸

顧問：張繼春、陳娟、盼耕、李幼岐、李遠榮
戴方、夏智定、何一心、劉百達、林友樹

創會會長：胡少璋

會長：徐國強

副會長：唐至量、張穗強、江燕基、宋詒瑞
羅光萍、潘群、楊海英、鄭炯堅

秘書長：張穗強 (兼)

司庫：江燕基 (兼)

常務理事：張初考、陳樺、春華、阮衍章、陳朝暉
鄭敏凱、周瀚、沙浪、劉思展、向雲
陳慧雯、木子、邊小嶸

電郵：kkt2012@yahoo.com.hk

香港政府註冊號：REF.CP/LIC/SO/19/21225

會刊《香港書評家》

香港書評家協會主辦

《香港書評家》雜誌社編委會編輯

刊頭題字：唐至量

督印人：徐國強

執行主編：周瀚

副主編：沙浪

編委：宋詒瑞、張穗強、江燕基、劉思展
向雲、陳慧雯、木子、邊小嶸

聯絡地址：香港荃灣享和街都城大廈17/F E座

電郵：gladys2017@gmail.com;
47091319@qq.com

香港政府註冊號：REF.CP/LIC/SO/19/53772

承印：深圳市深港秀麗印刷有限公司 電郵：308995719@qq.com

稿約

1. 本刊立足本土，歡迎本港作者評介本港作者或外地作者作品的文章；同時面向海內外，歡迎外地作者評介本港作者作品的稿件。由於版面所限，來稿信息類請在600字內，評論稿在1600字內。
2. 來稿如曾經發表，請注明何時發表於何報刊。
3. 來稿時請附真實姓名、聯絡方式，發表署名自便。所有來稿文責自負。
4. 來稿請製成電子版，投放本刊電郵信箱。
5. 本刊有權決定來稿是否刊用或刪改，如不願被刪改請來稿時注明。
6. 本刊不設退稿，不設稿酬。作品一經發表，贈送當期刊物2冊。
7. 本刊暫定為不定期刊物。

目 錄

【卷首語】

- 周 瀚 雙夢添光彩 千秋溢芬芳 ——祝賀「雙夢樓」張詩劍陳娟文學館落成 4

【名家系列：祝賀「雙夢樓」落成】

- 盼 耕 深圳特區報連載小說《曇花夢》的勇氣與意義 5
- 黃 萍 評《曇花夢》和《香妃夢回》 8
- 胡谷中 給庸俗的社會趣味一記響亮的耳光 ——讀香港著名作家陳娟長篇小說《玫瑰淚》 12
- 木 子 以文致敬 ——《程探長》向「中國的福爾摩斯」陳可友先生和作家陳娟女士敬禮 14
- 宋詒瑞 向香港文壇伉儷致敬 15
- 本刊編輯部 香港文學促進協會舉辦長樂「雙夢樓」文化之旅 16

【作品評論】

- 劉再復 我夢想中的詩人 ——《南往耶之墓II》序 17
- 譚芯芯 文學的使命 ——香港作家李遠榮 18
- 趙小琪 / 袁 媛 對立衝突的夢幻之美 ——論路羽女士詩集《月色朦朧》中的張力 21
- 濠 健 現代詩的曲徑：內視與外觀 ——讀《周瀚短詩選》 25
- 安 之 開至荼蘼花事了 歲月可棲夢幾回 ——讀木子《開到荼蘼》有感 27
- 潘 群 推薦一本好書 ——讀蕭忠生著《林則徐研究文集》有感 28

【人物追思】

- 宋詒瑞 香港兒童文學的先驅者黃慶雲女士 29

【創作心語】

- 陳志澤 簡析散文詩文體的四種認識 32
- 怡 凡 情趣與意象在詩的境界中作用(外一篇) 35

【詩品】

- 黃坤堯 《香江清籟》讀後感 36
- 周思明 彰顯崇高的美學品格 ——沙浪詩歌價值勘探 37
- 楊海英 魯迅舊體詩詞中的悲憤情懷之比較 39
- 沙 浪 短小精悍 詩意盎然 ——簡析徐國強《三月春風都是笑》 41

【序】

- 喬 林 葉建明《香江風雨家國情》序 42
- 張穗強 一代知青學人的閃光年華 ——游濟荃《風雨七十年》序 43

【影評】

- 張 琦 情感的隱忍與虛無 ——電影《山河故人》觀後感 45

【學術動態】

- 邊小嶸 一年一度學界盛會 專家雲集漢學論壇 46

【藝林四人行】

- 王世逸 唐至量書法欣賞 47
- 賴榮春 何一心繪畫欣賞 封底

【卷首語】

雙夢添光彩 千秋溢芬芳

——祝賀「雙夢樓」張詩劍陳娟文學館落成

■ 编辑部 周 瀚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創會會長張詩劍、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副理事長陳娟伉儷的文學館近日在福建長樂一中圖書館落成，福建省文聯、香港文聯的領導、香港文促會訪問團團員及其他來自海外地區的文化團體、公益團體的百名嘉賓出席了落成典禮。

張詩劍、陳娟伉儷是享譽香港文壇的「夫妻檔」作家。張詩劍先生畢業於廈門大學中文系，1978年定居香港，既是詩人、作家、評論家，又是社會活動家和重要的社團組織者，著有《愛的笛音》、《香妃夢回》等作品。陳娟女士1981年移居香港，亦文亦醫，著有《曇花夢》、《玫瑰淚》等作品。

兩人移居香港後，在文學道路上歷盡滄桑。陳娟女士回憶當年初抵香港，因學歷不獲認可，只好改修中醫專業並改換職業，白天在醫館工作，為病人治病。她不忘初心，工餘一有空閒便埋首於狹窄的桌子上創作《曇花夢》。她立志要將上世紀四十年代父親陳可友在南京首都警察廳任專責刑事案科長時偵破的二十多起巨案，以偵探小說的形式呈現在世人眼前。當陳娟進入創作狀態後，她聚精會神地安排縱橫交錯的情節，常常忘記了休息。當她寫完每一個章節抬頭步出街道，常常有眩暈的感覺。但陳娟沒有輕易放棄，憑著堅強的意志終於完成了四十一章五十二萬字的章回小說。《曇花夢》在1984年10月起，在《深圳特區報》連載，馬上風靡大江南北。不僅被出版社結集出版，還被拍成電視連續劇，播放次數達十萬次以上，影響深遠。

張詩劍、陳娟伉儷不僅熱衷於文學創作，也熱衷於文學出版。1988年他倆創辦了《香港文學報》。三十年如一日，迄今共出版了148期，成為香港文藝類報刊中甚為長命、甚為引人注目的報刊。「香港文學報出版社」為作家們出版了500多部文藝作品以及編纂出版了十套大型文學叢書，貢獻良多。張詩劍先生亦先後與文友成立了「龍香文學社」（1991年易名為「香港文學促進協會」）、國際詩人筆會、香港中華文化總會等文化團體，在推動文學發展方面，碩果纍纍。

悠悠三十年，在對文學的追求和推廣過程中，張詩劍、陳娟伉儷高尚的情操和人品是文人學習的榜樣。「雙夢樓」張詩劍、陳娟文學館的落成，亦是內地對他們在文學上所取得的成就作了充分的肯定。為此本刊在【名家系列】推出祝賀「雙夢樓」落成的專輯，刊登盼耕、黃萍、胡谷中、木子、宋詒瑞等學者作家的文章，他們無不對張詩劍、陳娟伉儷在文學創作上取得的成就以及在推動香港文壇發展所作出的貢獻予以高度的讚揚。張詩劍、陳娟伉儷在文學上耕耘不輟的精神值得後輩學習。

另外，本期同時推出【影評】、【學術動態】、【藝林四人行】等嶄新的欄目，以期本刊內容更加充實生動，面貌更加多姿多彩，力求把握文藝界和學術界的最新動態。我們期望本刊在瞬息萬變的時代、在偉大的改革進程中，緊追時代的浪潮，奮勇前行。㊟

【名家系列：祝賀「雙夢樓」落成】

深圳特區報連載小說 《曇花夢》的勇氣與意義

■ 盼 耕

十四年前，在改革開放之初，《深圳特區報》早期副刊版上，有一個令數以萬計讀者緊追兩年的得意之舉——那就是連載香港作家陳娟的長篇小說《曇花夢》。《曇花夢》是以被譽為中國福爾摩斯式的刑警陳可友為故事原型的偵案故事。小說通過程慈航科長偵案與愛情交錯發展的繁雜而驚心的情節，再現了當年轟動全國甚至轟動國際的數宗民國大案。

《深圳特區報》1984年10月起，連載這部五十二萬言的章回式小說。《曇花夢》才刊出數章，就風靡了深圳，繼而漫延大江南北，使《深圳特區報》銷量一下子升到三十多萬份。兩年後，這一重量級作品剛刊完，就被北京法律出版社結集出版。上下集《曇花夢》，發行三十萬套，很快售罄。出版社藉書費蓋起一座樓。而後，香港、新疆（維吾爾文）也加入印行，還有不下四種的盜版。《曇花夢》使當時只有“高大全”作品可讀的國人有了新的選擇、新的話題。讀者為中國也有福爾摩斯式人物，為中國也有令西方政要、媒體刮目相看的刑偵智能與刑偵經典而自豪。作品對國內政法系統的影響更令人注目，當時，刑警人員幾乎人手一冊《曇花夢》。每逢難案奇案，無從偵破時，流行一句話：“找程科長去”。可見作品影響力之大。《曇花夢》前後兩次被拍為電視劇，1988年首拍，十一集。2012年網上重播，僅“優酷網”的播放量就高達103,800次。2015年重拍，四十三集。2016年元旦起，在北京、四川和廣東等衛視開播。僅北京衛視播放期間，同樣是“優酷網”，首集的點播量就高達182,237次。

“曇花夢”曾經是當年《深圳特區報》讀者的

熱門詞語，三十多年後，它再度成為廣東、北京等地電視觀眾的熱點，網上討論帖子數以萬計。

把《深圳特區報》連載《曇花夢》作為深港文化交流的重要一筆提出，因為這不只是一本作品的刊印經歷，不只是向國內讀者介紹香港作品那麼簡單，她帶來了兩大衝擊，還產生了蝴蝶效應，成就了一個文學交流時代的“紅娘”。

一、《曇花夢》的兩大衝擊

1. 《曇花夢》對文學創作的衝擊

《曇花夢》的背景是上世紀四十年代末民國混亂時期，主角是民國政府的刑警程慈航，書中牽涉美國特使馬歇爾座駕被盜案，美國顧問團團長白甯克、加拿大、英國、美國和法國等大使館以及南京政府外交部長王世傑、教育部長朱家驊、南京參議員等許多政要財物被盜奇案，還有其它命案等，錄下眾多外人不可知的史實。

在當時文革意識形態仍然籠罩的中國文藝界，《曇花夢》在《深圳特區報》的發表，無疑是一道雷電，震撼了文藝界，很快引發內地作家的關注，掀起了熱議：內地作家可不可以像香港作家那樣寫這類非無產階級的題材？可不可以刻劃非革命者的“高大全”形象？建國以來，文藝界“政治第一”的標準還要不要？如果要，《曇花夢》也符合社會主義的“政治第一”標準嗎？如果要，在書寫這類題材時要怎麼體現？這對文學界不能不是一個衝擊。

2. 《曇花夢》對政治審視與歷史審視的衝擊

作為主角的程慈航是民國政府南京刑警科的一

個科長，在改革開放之前這類人除了共產黨地下人員之外，其他人都要劃入“反動軍警”之列，即歷史反革命，是專政對象，是必須打倒的負面人物。如果把他們中非共產黨員的某些人作為正直、勇敢、公義、忠於職守的形象來書寫，豈不是說他們也是正能量？豈不是與無產階級革命者“高大全”的英雄形象並駕齊驅？報業與出版業可不可以刊登或出版這樣的作品？如果可以，那等於說對民國軍政人員可以作重新審視、重新排隊？這可是對當時政治審視與歷史審視的強烈衝擊，這個衝擊比對文學界的衝擊還要嚴峻。

所以，《深圳特區報》連載《曇花夢》，不只具有文本刊載的意義，還具有為傳播界、文化界在改革開放之初投石問路的意義，更具有開放政治審視與歷史審視風向標的意義。《深圳特區報》在連載《曇花夢》中，把自己推上一個文化與政治變改的鋒尖，站在一個頗受爭議、頗具險象的風口，這在當時是顛顛驚驚的，是需要很大的勇氣。陳娟有幸與《深圳特區報》結緣，《曇花夢》在那個歷史階段被選為投石問路的“石子”，這是一塊分量不輕的“石子”，它濺起了不小的水花，激蕩的漣漪持續了兩年多。

歷史證明，深圳特區報這一投石問路回聲響亮，她不但引起內地政治、文化界等的關注，也引發了台港澳及海外文化界與投資者的關注。人們把《曇花夢》可以在內地刊登出版，看作一個信號——中國大陸政治開始寬鬆的一個信號。這個敏感但令人振奮的信號，它不但增強了文化交流的意願，而且增強了投資者的信心。同時，也喚起了國內作家客觀敘述民國歷史題材的觀念。在那個年代，客觀敘述民國歷史題材以及港澳題材需要政治膽識，《深圳特區報》的這一舉措是對改革開放在文化傳媒領域水溫的測試，是對拆除政治禁藩的測試。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曇花夢》中具有參考價值的案例，為中國刑偵史填補了重大空白，也彌補了那個時代政法領域中文學創作的空白。

上述兩大的效應，使《深圳特區報》在推動文化交流之外，在政治、經濟、歷史領域中也具有開拓性的貢獻，大大強化了她先鋒媒體的形象。

二、《曇花夢》成就了一個文學交流時代的“紅娘”

除上述之外，《曇花夢》的發表還產生蝴蝶效應，成為改革開放後，香港與深圳，甚至香港與內地文學界人士互訪交流的契機，是促成兩地互訪交流第一行腳印的紅娘。

事緣香港作品持續在《深圳特區報》發表，兩地作家的交流也應勢而來。特區報、深圳作協、深圳文聯開始邀請香港作家、詩人、評論家到深圳訪問，作不同專題的座談交流。每年“荔枝節”時，還舉辦聯歡活動。

不過，當時作家及其作品的交流並不完美的，因為都是單向流動的，香港的作家與作品可以走過羅湖橋到深圳來，但深圳的作家與作品卻未能走過羅湖橋到香港去，深圳以外的國內其他省市更是不敢奢想。這不是兩地作家不想在香港交流，而是當時深圳居民的香港之行申請很難，審批緊控，程式複雜，排期漫長。除了《深圳特區報》初期因借香港《文匯報》編印，相關人員可以赴港工作外，內地作家以個人身份或以作協、文聯名義組團訪港作文學活動，則未有先例。因為他們到香港訪問，難關重重，首要兩難是：

一是香港要有一個文學或文化單位，能向深圳作協、文聯發出訪港作文學交流的邀請。只有這樣，深圳作協、文聯才能持邀請信申請組團訪港，否則師出無名，根本沒有跨過羅湖橋的機會。可是，香港並沒有像國內一樣有官方的作協與文聯等專管文學或文化的機構，當時，香港作家聯會、香港作協、香港文聯等社團，也還沒有成立。所有的文學社團都是民間組織，沒有國內認可的具資格的邀請者。所以，第一個難題就困住了深圳作協與文聯。

二是即使有了可發出邀請的香港社團機構，還要獲中國官方駐港機構新華社（香港回歸後改稱“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認可這個單位及其邀請。那時，在程式上，深圳及廣東公安部門審批時必須諮詢香港新華社的意見，如果香港新華社對邀請單位背景不太清楚，或不認可，都會使申請胎死腹中。何況當時新華社手上還沒有收到這樣的申請個案，沒有這方面的觀念，更沒有相關的跟進與機

制與程式。

怎麼辦？如何開通一個港深作家可以雙向互訪的經常性管道？

時任深圳作協主席的林雨純與香港著名詩人張詩劍多次洽商如何破局。合議在香港註冊一個文學團體，先解決可發出邀請的單位。於是有了龍香文學社，意思是九龍地區與香港地區的文學社。1985年1月創會時，成員只有張詩劍、陳娟、巴桐等六人。學會註冊獲批後，可以發邀請信了，但新華社那邊怎麼辦？新華社能認可嗎？

正當困惑，有一天上午，張詩劍、陳娟家裡的電話響起——

“請問，這是陳娟女士的家嗎？”一個平和的男聲，語調不緊不慢。

“我是陳娟，請問，您是——”

“您就是陳娟女士？是寫《曇花夢》的陳娟女士——，太好了，終於聯絡到了！”對方的語速明顯快了，有一份欣喜。“我叫張浚生，是新華社的工作人員，您的《曇花夢》讀者。”

一個陌生的姓名，因《曇花夢》一下子親切起來。

他們在電話中分享了書寫與閱讀的感受，而後相約茶聚。茶聚時，張詩劍、陳娟夫婦才知道面前這位男士原來是新華社新來的宣傳部長張浚生先生（後為副社長）。

原來，張浚生先生在國內時就是教授、學者，他很重視改革開放後的文化動態。自從《深圳特區報》開始刊載《曇花夢》後，他每天追讀，成了《曇花夢》的粉絲讀者。他到香港上任不久，就找作者陳娟女士，期待敘談《曇花夢》。

張詩劍、陳娟夫婦因《曇花夢》與《深圳特區報》結緣，又因《曇花夢》與張浚生先生結緣。張浚生先生知道張詩劍、陳娟正在推動港深兩地的作家互訪交流，十分讚賞，認為這對促進內地文化領域的改革開放富有建設性。當他聽說審批的程式遭遇困局時，十分關注，當即支持，表示這個工作由他來協調。幾經辛苦，他不但在香港新華社內部建立了相關的批審機制，而且與內地負責審批訪港事務的公安與宣傳部門達成共識，貫通了政府通道。

近水樓臺先得月，兩大難題終於順利解決了。

幾個月後，內地作家訪港之門開啟了門隙。初始，雖然十分謹慎，門洞並不大，人員限制較嚴，但破天荒開了。由林雨純率領的深圳第一批作家團應龍香文學社之邀請，走過羅湖橋，順利訪港。他們開創了深圳，也是廣東，也是全國改革開放後官方文學機構訪港的先河。港深兩地作家都為之振奮，其他省市作家紛傳喜訊，眾多媒體亦視之為新聞焦點，爭相報導。從這個意義上說，《曇花夢》是促成兩地互訪交流第一行腳印的紅娘。

龍香文學社之成立，初始純粹是為深圳作家訪港交流提供邀請。後來範圍擴大，在張浚生先生的支持下，廣東、上海、北京、福建、湖北、江西等文學、書畫界訪問團或人士，都經龍香文學社邀請，循著這個僅有的管道來港。首兩年，龍香文學社接團十多個，個人來訪的不下百人。頻密的接待，這對於一個香港民間小型文學社團，在人力與財力十分有限的情況下，不能不是個巨大的壓力。儘管如此，龍香文學社還是很樂意承擔起那個時期的歷史角色。訪港作家的考察作品，為深港、粵港乃至國內各地與香港的文學交流留下重要的一筆。而後張詩劍、陳娟等人又創辦了《香港文學報》，為兩地作品交流提供了園地。

隨著改革開放的視窗越開越大，繼龍香文學社與《香港文學報》之後，交流平臺越來越多，管道越來越廣。兩年多後，香港作家協會、香港作家聯會、香港文聯等民間社團也相繼成立。接待國內作家訪港的單位、發表內地作品的園地，都比之前多了。龍香文學社與《香港文學報》肩上的擔子輕鬆了許多。

今天，內地反映民國歷史題材以及港澳題材的作品早已滿坡芳草與叢林，兩地的文學交流、作家互訪已不是什麼稀罕事，也不再有何坎坷之路。但我們不能忘記這些因《曇花夢》引發的蝴蝶效應。不能忘記《曇花夢》伯樂式的發掘者《深圳特區報》；不能忘記深圳作協、深圳文聯與香港龍香文學社（今為香港文學促進協會）的歷史承擔；不能忘記促成兩地互訪交流的張浚生先生。他們都是披荊開拓者。感謝他們的勇氣，感謝他們邁出的第一行腳印，感謝他們在歷史轉折關頭的獨特奉獻！^②

【名家系列：祝賀「雙夢樓」落成】

評《曇花夢》和《香妃夢回》

■ 黃 萍

作為深圳特區30年30戶書香人家的我，最大的財富就是上萬冊書籍。兩排寬大的書架上，分門別類地陳列著各種中外名著和海內外詩友簽名贈送的大作，其中就有陳娟、張詩劍簽名題字的《曇花夢》和《香妃夢回》。俗話說：“見書如見人”，閒暇時，我喜歡流連書架前，那一格格文友贈送的佳作，就像一根無形的情箋，串起詩情友情的珠貝，閃爍文學的光芒，溫馨美麗了我的精神世界，情不自禁地憶起許多往事，仿佛就在昨天，倍覺溫暖……

記得那大約是1986年，張詩劍作為香港作家的特邀代表，前來深圳參加作代會，並當選為深圳作協副主席，因此我們有幸相識。1989年2月19日，深圳市散文詩學會，在深圳市圖書館舉行成立大會，張詩劍、陳娟伉儷、盼耕等眾多文朋詩友應邀出席，張詩劍被聘為顧問。

君住河之南，我住河之北，同飲一湖東江水，羅湖橋架起深港兩地作家文學的橋樑。30年你來我往，我們與張詩劍、陳娟伉儷、盼耕、漢聞、蔡麗雙、李遠榮、唐至量、張繼春、張繼征、何佳霖、周瀚、沙浪等的友情與日俱增。

說起張詩劍、陳娟這對香港著名的文學伉儷，頗有傳奇色彩，出身於官宦書香門第的陳娟，自幼愛好文學，在學校徵文比賽中多次獲獎，1960年考入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同時對醫學，相筮之類的雜事，也曾留心，興趣十分廣泛。她與香港詩人張詩劍同鄉同窗，青梅竹馬，終成眷屬。

文革浩劫，陳娟因出身官僚家庭，被拋入社會

的最底層，其文學才華未有機會發揮，1981年前後夫妻倆移居香港，陳娟開辦了一家龍德醫館為業，針灸行醫，注重收集民間秘方，取得了行醫執照，又在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進修中西醫兩年，取得了註冊中醫師資格。行醫既是她謀生的手段，又是瞭解香港社會的特殊視窗——接觸四面八方，三教九流，社會各個層面的人和事，洞察人生百態。

她憑藉作家的思想藝術觸角，利用這一獨特的視窗，業餘時間在文學天地裡馳騁，不斷推陳出新，謳歌真善美，鞭打假醜惡，給人以愛的教育和人生美的享受。先後在內地、香港、菲律賓發表了《父女怨》、《綠萍的青春》、《不了情》、《美夢》、《如此病人》、《燕玲小姐的日記》等並獲獎，其中，中篇小說《燕玲小姐的日記》在《海峽》雜誌發表後，引起內地文壇的關注，《香港文匯報》副總編曾敏之、著名詩人流沙河對她的作品極為賞識，稱之“才女”。

陳娟最享盛譽的是52萬字的長篇小說《曇花夢》。初稿始於1972年底，國內政治氣候尚緊張，陳娟堅信“萬馬齊喑”後一定會迎來“文藝復興”，她竟冒“天下之大不韙”，向上個世紀40年代，名滿南京的警官，被譽為“中國的福爾摩斯”的父親陳可友提出，以他偵破的美國特使馬歇爾汽車被盜、加拿大、英國、法國等大使館被竊案等數十個案為創作素材，寫一部偵探小說，得到了父親的支持。

當時其父親還下放在建西白溝，陳娟到那裡探望他，父女倆就開始小心翼翼地磋商文章結構。因

為“臭老九”的家庭背景，隨時都會被抄家，所以稿件的保存頗費了一番心思，但他們有個信念，至少這部書如實地記錄了民國中美聯合抗日這一段歷史，無論如何都是有意義的。

《曇花夢》是一部偵探與言情相結合的寫實小說，區別於外國偵探小說僅注重推理的寫法，融入了大量的偵破和賊學故事，試圖在偵探故事中注入更多的文學色彩，給人美感和人生哲理，強調人物形象、性格和人情味、人性的描寫，跳出一般偵探小說的窠臼。

小說以破案為主線，談情為副線，穿插進行，有張有馳，破案步步深入，談情點到即止，情理之中意料之外間留下懸念，突出人物性格的二重組合，吸引讀者去“追”，耐人尋味。

儘管文學創作是生活的牧歌，美麗而神聖。但對一身三任（主婦、醫生、作家）的陳娟來說，確實艱辛無比，只能在謀生外的八小時，把別人看電視，打麻將，逛街休息的時間用於文學創作。多少個萬籟俱寂的深夜，多少個雄雞報曉的黎明，燈光、星光陪伴著她用纖纖素手，緊握三寸狼毫，文思如潮，在潔白的稿箋上書寫到凌晨一兩點……

為寫好《曇花夢》，使場景描寫、人物形象真實感人，陳娟有意識的尋找小說中涉及的行業，到一家大酒店當了三個月的打工仔，繁重的體力勞動，長期睡眠不足，導致聽力下降，體重減輕了20磅，從修改到脫稿整整用了一年多時間，這使我想起了王安石為“春風又綠江南岸”中一個“綠”字修改無數次的典故，可謂異曲同工，真是“為伊消得人憔悴”。

常言道，一份耕耘一份收穫，《曇花夢》這朵美麗的花兒，從福建長樂的山崖裡，到香江畔、首都北京，一路芬芳放光華，1985年終由北京法律出版社出版發行，讓她驚喜萬分。1986年，香港上海書局又將《曇花夢》分四集新版本作為曇花夢叢書——《踏雪無痕》、《江湖一奇》、《神探慈航》、《金枝玉葉》在港發行，轟動一時，“洛陽紙貴”。

1984年十月《深圳特區報》“羅湖橋”文藝

副刊版主編佟家恒、盧少武等慧眼識珍珠，一下子就看中了《曇花夢》，大膽解放思想，力排各種阻力，投石問路，以深港文學交流為由，在“羅湖橋”版連載達兩年之久，很快引發了內地作家的關注，對於建國以來，文藝界“政治第一”、“高大全”的寫作標準，是一個不小的衝擊。《曇花夢》以新奇、闊大、博雅、厚重，在文化界激起了在改革開放，文藝復興的春潮。由此可見，深圳特區報連載小說《曇花夢》的勇氣與意義，在推動深港文學交流，政治、經濟、歷史領域也具有破除禁錮，開拓性的貢獻。

此後《曇花夢》又被譯成維吾爾文等，並於1988年上海電視臺和黃山電視台合拍攝成由演員尤勇、李媛媛等主演的11集電視連續劇《曇花夢》。陳娟、張詩劍伉儷還應邀前往拍攝景點黃山觀摩。

後來，多家電視臺爭相購買《曇花夢》版權，幾經流轉，最後花落杭州晟喜傳媒影視公司，製片人眼光獨特，編劇手法新穎，導演曾曉欣挑選了新銳實力派演員喬振宇、安以軒擔綱男女主角及巫剛、郭曉婷、王偉、王品一、馬崙、司源等，陣容鼎盛，在原著的基礎上精彩改編成43集影視劇新《曇花夢》，2014年10月在浙江金華橫店影視城開拍。

新《曇花夢》故事情節跌宕起伏、引人入勝，講述了民國時期，主人公程慈航為偵破日軍細菌武器的秘密檔案，與日本間諜博弈較量，和各種社會勢力周旋，鬥智鬥勇，是一部集偵探、政治、權力、江湖恩怨、虐心愛情元素為一體的家國故事。在北京影視台首播後，相繼在陝西、河北、四川、廣東、湖南、天津、廈門、澳門、遼寧等多家衛視轉播，好評如潮。

文學創作是需要沉澱的。《曇花夢》從1972年初稿，經反復修改脫稿，1984年問世，繼而報刊連載，拍成電視連續劇……可謂30多年磨一劍，在香港文壇女作家中，陳娟獨樹一幟。如今年近八旬的她，依舊在文學創作這條苦惱誘人，崎嶇坎坷的羊腸小徑上，一步一步向前攀登著，因為前方還有詩和迷人的風景……

常言道：人是講緣分的，由於文學之緣，我們成了無話不說、無需設防的摯友、誼友。人說“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以作品說話，蜚聲香港文壇的陳娟卻只想做一個埋頭寫作、低調謙虛、只幹不說的“士兵”。每次出席深港兩地各種文學活動，她總是悄悄的坐在不起眼的角落裡頭，從不顯山露水。她原名叫陳秀娟，亦如她的芳名，端莊典雅，圓圓的臉龐，盛滿了太陽般燦爛的微笑，讓人倍覺溫暖親切、和藹可親、平易近人。因此，她是我心中永遠的大姐、永遠的女神。

2018年3月22日，陳娟、張詩劍伉儷和我倆應邀參加在福建石獅舉行的“蔡麗雙杯家國情”全球華人華文“曼麗雙輝”填詞大賽徵文頒獎大會，頒獎大會後，主辦方安排所有海內外獲獎作家前往泉州開元寺、閩台歷史博物館等名勝參觀，陳娟因膝蓋傷濕骨痛，她只好忍痛回到賓館。我給她送去隨身帶來的傷濕止痛膏，她貼了幾張，略有緩解，但第二天皮膚過敏，只好作罷。在返回深圳的路上，一到深圳北站，香港的作家們都乘地鐵直接回港，但她卻一癱一跛地和詩劍乘地鐵到深圳筍崗深港秀麗印刷廠設計、校對獎狀稿件，直到深夜，第二天才回香港。

30多年來，這對文學伉儷滿懷對文學的虔誠和敬畏，搭起深港文學交流的橋樑，無數次穿梭在人流如潮的羅湖海關，將印好的《香港文學報》分派給深圳作家，然後裝入背包裡，肩揹車拉搬回香港，汗水濕透了全身，好一個香港文壇的“義務搬運工”。只是為了繁榮、發展深港兩地的文學事業，走向粵港澳大灣區，盡綿薄之力，張詩劍、陳娟這對香港突出的文學伉儷，40年如一日，在文學的天地裡比翼齊飛，真讓人敬佩不已。

張詩劍不僅是一個社會活動家、出版家，深港文學交流的使者，還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詩人。他曾應邀前往新疆喀什採風，遼闊美麗的西域，那銀塔般的雪峰，紅花如火的草原，騎士的駿馬，雲朵般的牛羊，葉爾羌河畔塔吉克牧人的鷹笛，維吾爾姑娘的歌聲舞姿，令他如癡如醉，文思穿越歷史時空——去尋覓那位被歷代文人墨客，普通百姓不斷

想像、渲染、歌詠、用奇香迷住了乾隆的西域第一美女伊塔爾罕。

張詩劍是一位情感豐富的詩人，沉醉於新疆這片美麗多情的土地上，用激情點燃靈感的火花。他在詩歌寫作上特別強調：“激情，是詩歌寫作的靈魂”。因為詩，永遠是春風拂過的山崗，是心靈原野上盛開的花朵，溫馨了我們的生活，激發了我們的夢想。回港後，他將思想穿越時空……沿著張騫、班超、玄奘、岑參、林則徐出使西域，建功立業，開拓絲綢之路的足跡，再到有著胡楊與紅柳堅韌品質，充滿青春活力，追求自由、棄絕榮華富貴，維護民族團結統一的香妃，用奇妙的意境，浪漫主義的色彩，炙熱的情感，形象生動的塑造成一位至善至美維吾爾姑娘香妃。她是美的化身，團結的象徵，和平的天使，迷醉了張詩劍的情懷。

巧妙地將歷史與現實融為一體，從“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塔克拉瑪幹到絲路遙遙的高昌交河，從雄峙天際的慕斯達格峰，到八百里紅豔的火焰山，從吐魯番的坎兒井，到大阪城的姑娘，吟唱“馬車夫之歌”的小夥子，都賦予了現實的美感，展示出一個個鮮活的靈魂。

他將人與自然、人與土地、民族與民族互相依偎的灼灼深情，抒寫成氣勢磅礴的160行長詩《香妃夢回》：“挺立——/ 世人眼中的胡楊樹/ 活著千年不死/ 死了千年不倒/ 倒下千年不爛/ 我崇拜/ 你的堅毅// 青春——/ 情人心裡的紅柳/ 機靈地生於大戈壁/ 金沙海/ 亦能戰勝鹽鹼地/ 我敬仰/ 你的品性// 留香——/ 殘留香妃的夢/ 你不稀罕三千寵愛/ 集一身/ 敬重胡楊，惦念紅柳……。”

“遙遙絲路/ 留下飄影香魂/ 交河故城/ 凝聚著你的殘夢/ 吐魯番的坎兒井/ 湧著生命之泉，你的血液/ 我在葡萄架下/ 飲馬奶子酒/ 有飲必醉 醉倒在你的夢懷/ 夢中 我與你同浴於天池/ 共賦詩文/ 冰結的相思來自一樣的體香。”淋漓盡致地體現了“天圓，地圓，人圓，夢圓”的主題，意味深遠。《香妃夢回》由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被列入高校經典讀本叢書中。^④